
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份

浙江省輿論概況

中國國民黨浙江省執行委員會編印

浙江省輿論概況

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份

一、緒言

統計最近全省之報紙，共達一百十八家，通訊社共一百另四家，以數量言之，本省新聞事業之發達，有足資吾人引爲欣慰者。惟以質量論之，則又不得不有一言以勗勉我新聞界同人：夫報紙之在今日，實具把握人心及轉移風尚之無上威權，故各報所發刊之言論消息，縱一字一句之微，其影響及於社會者至大。本省各報及通訊社，能認識其偉大之使命而唯審慎採訪登載是求者，固居多數，而專事迎合下流心理造謠徇私者，亦復不少。所謂黃色新聞之掲載，仍不惜連篇累牘，無異向社會放散毒素，餘如惡意攻擊或無端頌揚之文字，亦隨時可以發現，轉足損害報紙自身之價值，凡此均有妨碍新聞事業之健全與發展，則吾人又引爲遺憾者也。

二、輿論概況

第一 省會區輿論概況

本月份省會各報評論所注重者，爲：閩變事件、邊疆問題、經濟問題、刑法初稿問題等，惟除杭州民國日報杭報，常有評論，較有精采外，其他數報，或間時而有，或竟無有。茲將各報輿論概況，分述於後：

(一)關於閩變事件之評論 閩逆變亂，原以帝國主義者及赤匪爲背景，故其成敗消長，均與彼二者發生密切之關係，對此，杭州民國日報曾有兩評：一爲閩逆犯浙與日軍侵察，一爲逆匪聯合與日俄衝突。分別節錄如左：

1 閩逆犯浙與日軍侵察一評略謂：「夫福建爲日本所垂涎，已非一日，日本既擅將其地劃爲勢力範圍，其視閩省，亦猶其視東三省也。閩逆倘事前不得日本之諒解，豈能從容進行其逆謀，則稍具政治常識者，類能知之，故日本與閩逆之勾結，無待煩言，是以察之距閩，雖天南地北，相隔萬里，而其間有不可分之連鎖，則必非無因之揣測也。原日本之所以扶助閩逆者，寧有愛於陳李，其必於此含有侵略之作用，以實現其預定之

計劃耳！就察省言，日本以剿匪之名義，乘人不備，希圖深入，將在我中央軍制止叛逆行動之時，以佔察省，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作非常之舉動！日本扶植閩逆，乃自造機會而利用之，否則我中國境內之土匪，豈勞日軍之越俎代謀，況其所到之地，又復調查農村戶口人畜捐稅，顯然有久佔之意耶？就閩省言，日本視叛逆，幾同於東三省之溥儀，傀儡登場，牽線有人，日本之在華南，益以此而能擴充其勢力，固不特察東之有機可乘也。故閩逆倡亂以還，日本始終默無表示，而前如杉村之赴閩遊歷，早係含有重大使命而來；近如須磨耑程前往，訪晤閩逆而認爲地方新政權，將要求尊重既得權益及既訂條約，亦明白表示之事實也。

2 逆匪聯合與日俄衝突一評有謂：「日俄衝突，交點原在東三省，蘇俄因遠東無備，乃力避正面關係之緊張，一方提出中東路讓售問題以紓折日本，一方盡量經營蒙疆，攫取西北之優先勢方，日本不甘落後，急起直追，積極西圖，欲以完成其華北大陸政策，於是日俄衝突，由滿而蒙由蒙而疆，成爲整個華北之大角逐。自中東路買賣不成，日

俄關係，已陷於不可挽救之危機，雙方均展露其大戰前夜之猙獰面目。但以美俄復交，日本稍有顧忌，蘇俄經濟未充，亦不敢遽先發難，正雙方進退維谷之際，砰然一聲，閩亂爆發，於是日俄衝突，急轉直下；由華北之明爭，一變而爲華南之暗鬥矣！」並謂「當閩亂醞釀未發之際，杉村即由平津匆匆南下赴閩，觀察事變內容及動向，其注意之嚴重可知，至閩亂爆發後，日方宣稱對閩事暫持不干涉態度，但如閩方有反對日帝國之舉動，則當取必要手段以保護其利益。是即明白制止閩逆接近共匪之意，而其匪則乘此千載一時之良機，得寸進尺，赤燄陡張，大有瀾漫海濱之勢，日本爲防止福建赤化之增長起見，已有藉口發展南洋貨物而擴充台灣海軍根據地之計劃，日俄對福建問題衝突之劇烈深刻，於此可見，閩亂倘不能及早收拾，日俄衝突，必隨閩亂之演變而日益擴大，日勝則福建并我所有，匪勝則列強將藉口防止赤化而出兵華南，結果均將使中國淪於瓜分之慘局，瞻念前途，能不悚慄！爲急救東南大局，不得不全國一致團結，迅速消滅此引起日俄在福建直接衝突之叛逆，使中國國土不爲他人之戰場，中國人民不供異族之犧牲

，則民族國家，其有復興之機矣！」

(二)關於邊疆問題

杭州民國日報對新疆盛馬之變，爲文評之，題爲「處置新疆變亂」，有謂：「新疆處於邊陲，交通頗感不便，中央處理，自必爲難，當新變初起，適塘沽協定方告成立，剿赤軍事亦着着勝利，而中央乃得分一部精力，設法調解，這兩次派員不成，已苦不易應付，閩變突起，舉國震驚，新事迺不堪設想，盛馬之爭，干戈擾攘，爭端未息，美汽車由綏開新，似又促起中央之注意，又方在交涉制止中矣。惟以常理衡之，新亂之性質，既已明瞭，中央政府，當然有是非之評判，然因權力不及，徒效金人緘口，豈將任聽羣雄角逐。誰能奪得播台，卽利用誰爲治新能手乎？矧新省擁有武力之輩，盛馬之外，猶有抗日鬥士李杜等部駐防其間，中央苟任其自然變化，則今日之新疆，經過三五年之蛻變，不難成爲四川第二，軍事巨頭，層出不窮，分崩宰割，無法收拾，彼時內部既已潰爛，外患乘機以起，豈單純之新民遭受痛苦而已哉！是故吾人之對於新亂也，謎樣局勢，以爲終當設法打開，盛馬行徑，尤必有所攸分，李杜等部

，雖聲明不參加內戰，然中央不妨責以戡亂之職，而大員之遣派，殊不應鑒於前此兩次之失敗，短氣灰心，慎選能員，輕車簡從，輔之以相當武力，授之以處變大權。夫內蒙德王等之要求最高度自治，形勢不爲不緊張，內容不爲不複雜，而經過黃紹雄趙丕廉兩氏百靈廟之行，漢蒙聯歡，圓滿解決。新疆之交通及內部之真象，即使困難龐雜倍於內蒙，然苟開誠相見，處置得宜，斷無不可着手進行也。蓋安邊之策，決不能畏難而不設法施行，閩變之意味雖重要，新疆之混亂亦不容稍加忽視也。」

杭州民國日報於西南之西藏問題，亦有評述。認達賴死後，仍應用大刀闊斧恩威並濟之手段，舉而廓清歷來邊藏之糾紛，以維持達賴之威信，題爲「達賴死後之西藏」，該文中段云：新疆之事，擾攘數月，幾至無法收拾，今暫於無法收拾中，得苟安一時之局，姑俟再論：而今茲西藏方面，則因達賴之死，而情勢又爲之一變，印藏之間，隔喜馬拉耶山而相鄰，英之視西藏，與日之視東三省，俄之視新疆，均爲禁臠，不許他人染指者！其就逐之念，垂涎之久，凡稍明地理與外交史者，殆無不知之！曩當達賴在日，

雖其威權未必能震撫全藏，應付強英，而以歷來宗教政治之關係，藏之人民，固猶奉爲一尊，勉強安定，此英人之所忌恨，而日思所以挑撥破壞之者！其情又如東北未失之前日方之煽惑或誘引相同。故謂藏方之安定情形，猶之厝火積薪之下，伏燄已盛而未至燎原焉可也！顧今茲何如？所賴以搯持僵局之達賴死矣！達賴之死，中國各方所得消息，皆稱疾終；而英方獨傳所遇害，害之者何人？與被害之原因何在？雖未有所指稱，然據我方所得消息，多有足證明其壽終者：卽達賴死前電購之物，皆預備身後之需；又聞達賴尚有遺囑云云，可知其病已多日，而預爲布置；藉如英方所待遇害之說，尙能如此從容乎？夫以明明壽終之達賴，而英方偏傳其被害之消息，是何用意？明眼人固極易窺測而知；同時亦更可證明英人對藏之野心，或將乘此主亡國疑之會，而肆其侵略急進之圖！夫誰敢斷爲不然？以藏印交通之便利，自印至薩，可早發而夕臨，一旦有事，彼方之伺隙甚易，進兵極速，而我方之於西藏，因種種阻礙及隔膜，又遠不若東北之呼應靈通，易於策應也。然則我國人對於藏事，豈尙能列爲次要之圖，而姑從緩談乎？及今不圖，而釀成二次之大錯，至於日蹙千里而延及腹地，然後再皇皇相告，冀作牢補之謀，於

事果有裨否乎？又可證諸東北之往事而知之也！

(二)關於經濟問題之評論 年來經濟問題即在如何疏解都市澎漲而救濟農村枯竭，蔣委員長前以本年豐收，穀價已賤，特電行政院研究救濟辦法，通飭遵行。辦法第七項爲「由財政部通令勸導各銀行及錢當業商，多做糧食抵押救濟，杭州民國日報曾刊「糧食抵押貸款」一文，就銀錢當三營兼營之利弊分別論之，內稱：「夫銀錢業因受農村經濟破產之影響，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，蓋農村金融日漸流入都市，形成今日都市金融之膨脹，復以農村經濟破產，使都市金融釀成有錢不敢放之僵局，殊不知都市金融建立於農村金融之上，一旦農村山窮水盡，則都市末日臨頭，若任其膨脹，前途黯淡，故銀錢業之兼營糧食抵押貸款，既得保證貸款之安全，復可調劑農村金融，誠一舉兩得也。典當業今日之處境，本報前曾爲文論之。如質物之期滿不贖，存貨山積，金融奇緊，週轉不靈；益以種種限制，大有難以維持之勢，然迫於官廳之不容閉歇，地方人士之責以大義，雖陷絕境，唯有勉力維持。其處境之苦，不堪言狀；如能兼營糧食抵押，尙

不無生路。誠以典當質物，向係衣服手飾之類，而衣服式樣，多尙新奇，俟滿當期，已不合時，不願取贖，雖有逾期變賣之法，其如式樣陳舊何。若糧食，既無衣飾等危險性，則逾期不贖，決無如衣飾之不合時銷而無人顧問，典當以取贖愈多，獲利愈厚，資金週轉之機會亦多。吾浙典當兼營農產抵押業務，以浙西較夥，浙東則頗罕見，今後之如何擴充，要在典當之自圖耳。」而浙江商報則主張公家當先維持鄉當，文末謂「記者以爲提倡放做糧食抵押。當先維持鄉當。鎮當架本不足。公家能酌量給借之。或而銀錢業担保通融之。則彼自能儘量放做。亦以典業在今日。維鄉當尙可營業。惟布帛菽粟當入。尙無慮蝕耗。鄉當爲農村之金融調劑者。尙公家因勸做糧食抵押。而連類維持也」

杭州民國日報又曾刊「金融界之備常應變」一文，意在促進金融界速圖準備，以爲應付金融極度恐慌之事變，該文未謂：「今觀我國所處之境遇：外有列強窺伺在側，日常呻吟於明侵暗略之中；內有叛逆野心未除，尤恐駭佈於兵燹匪禍之下，危機四伏，一觸即發。金融業者爲己立立人謀，爲服務社會謀，將如何以健全組織，鞏固實力，樹共

同之目標，祛門戶之陋見，再進而求信用制度之改善，國家經濟之繁榮，然後方足發揮其本能，踐行其使命。顧吾國金融市場，漫無組織，精神渙散，由來已久。翻開一部銀行歷史，但覺名稱龐雜，項目臚陳，初未見有脈絡聯通之體系，整個集團之結合，故機關自機關；業務自業務；誠能如所宣傳之方針而進行者，既不多觀，或竟根本毫無政策；不過吸收游資，投機公債地皮之買賣，更非生產建設之金融機關矣！眼光短淺之徒，日唯套盤子母，計較錙銖，民生前途，鮮加過問，鉤心鬥角，爾詐我虞，背道而馳，同趨絕路，殊不知社會乃整個之有機體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唇齒相依，利害與共，倘於承平之世，金融界不早為準備，推誠合作，則一旦大難臨頭，恐將追悔莫及，夫金融為公私財政之生命線，經濟國防之火藥庫，榮枯得失，舉足重輕，值茲政治彷徨之時，金融界之備常應變，可不深長思哉？」

又杭報對「計劃經濟」曾為一文，加以詮釋，尚為妥當，該文首段稱：「究竟什麼叫計劃經濟呢？簡單的說，計劃經濟就是一種特殊的經濟組織，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中，

凡個人和農工商及其他各種企業都成爲一個整個有關的系統，利用這個系統，使所有各種富源都利用到最當的利用，所有人民的慾望都得到最大的滿足。這個系統的最重要的特點，就是把所有各種生產機關都變成爲這個系統的人的指揮和支配，由這個系統設法使生產和消費平衡；同時必定要設立一個中心機關，做種種經濟設計的工作，並聯絡各種分散的單位，使牠們在整個系統之下，得到最合的利用。」

（四）關於刑法初稿之評論 對此問題，僅杭報先後刊載「貪官污吏處死」及「犯刑法初稿」兩文，對修正各條，均致贊許之詞。

（五）關於改造國聯問題 意國突然提出改造國聯之口號，國際間之震動，杭州民國日報刊有「意國圖改造國聯」一文，略謂：「意之改造國聯，其主要企圖，仍爲削弱法國的國際工具之政策。蓋由凡爾塞和約所產生之國聯，其幹部之成分，小協約國幾佔絕對多數，而小協約國如羅馬尼格、波蘭、捷克等國，又惟法之馬首是瞻。故其改造國聯之主要內容，爲驅逐小協約國於國聯幹部之外，而令法失其臂助，殆無疑義也。又

自希特拉握德政之後，軍國主義之外交頓呈高漲，法德關係遂陷於空前之厄運。於是意欲居仲裁人之地位，假名諷勸法德之互相讓步，圖削弱法國之外交地位，遂出而提出其改造國聯之口號焉。總之，意之提議，因其出發點即爲削弱敵對勢力之企圖，則此種帶有調協形式之提議雖由英國之斡旋，然將不能獲得正真之調協。反因此促成敵對勢力之團結，使整個歐洲局勢，益增其嚴重性也。」

第二 杭嘉湖區輿論概況

(一) 關於西南與閩變問題

嘉區民國日報評論「西南與閩變」一文，首稱閩

變發生，各方所瞻目者，不在閩省叛逆，而在西南當局之向背如何。繼責西南當局既不能防患於未然，事後又不願切實應付，以圖遏止。末則謂：「中央。對西南，實一再委曲求，四全代會而決定一、二、三屆中委均爲四屆中委，且由粵滬各選補充，此爲向來所無，亦爲本黨黨史中特可記載之事。本年之五全代會，又因西南一電而延期一年，中央如此，蓋欲充實黨的力量，爲國有所建樹耳！留居西南各中委，固非毀黨賣國之流之

愛護黨國，何後於人。惟私人意氣之盛，則於此紛擾兩年中，已充分顯示。九一八之爆發，不足爲精誠團結之動力，吾人已深爲抱憾。今閩變而毀黨實行叛亂，如仍認爲個別問題，則吾人之於西南，將無以致其深切之希望。記者筆述至此，悉四中全會又經決議延至一月二十日召開，是中央之期望於各方者至厚。西南終將如何，於此一月中當有所表白也。如西南猶謂爲「政見不同」，此則自有權力所在之會議可決。謂爲「打倒獨裁」，然一切設施，皆見取決於會議。何來「獨裁」？「負責」非「獨裁」也。謂須「積極抗日」，然暴日蹂躪中國二年餘，未聞西南出兵應戰一役，故吾人希望西南不必再唱高調，請退一步設身處地，當可原諒人而取得合理之途徑。」

嘉區民國日報又刊載一文，題爲「討逆聲中謹以三事提告吾浙人」，內云：「（一）討逆戰事，已無可避免；惟中央軍與逆軍之力量如何，殆爲人所注意。今吾人可以言者，附逆之前十九路軍，在「一二八」之際，傷亡殆盡，其後招募補充者，戰鬪力如何，誠屬疑問；況前曾宣示全國，謂十九路軍決不參加任何內戰，今竟甘爲內戰之禍首，是

已失去全國民衆之同情，無信不立。次爲赤匪經中央軍合力圍剿，已成强弩之末，今與閩逆沆瀣一氣，爲數不多，力量有限。而中央軍則嚴密佈防，將取海陸空軍大包圍之戰略，一鼓而可以撲滅之；討伐危害民國之叛徒，師出有名，可操勝算。閩地僻處一隅，戰事載諸歷史，失敗者多；當年孫傳芳由閩攻浙獲勝，實係盧永祥勢力孤單，及部屬外向，蓋非地利。今閩逆非孫傳芳攻浙時之情勢可比，而中央軍則調遣極易，聯絡裕如，閩逆決難圖逞也。（二）吾浙年來經黨政當局之努力，凡百設施，咸建有相當之基礎；如交通網，初步業已完成；自治事業，見具雛形；地方治安，亦趨隱定；方正努力於生產，挽救社會經濟之恐慌；以此而吾浙有爲全國模範省之稱，視爲國內一片乾淨土。其間雖有未能盡如吾人高度之期望，然際茲滿目瘡痍之下，能有今日，甚屬難得，吾全浙人士，自應戮力，聲討叛徒，保持此已培養之元氣，以竟成功，免爲赤逆塗炭，陷他日於萬劫不復之境！（三）吾浙民族思想之蓬勃，光耀於史冊，如黃梨洲輩鼓吹民族復興運動，至今尤爲人所稱頌；努力於民國革命，代有輩出，屢建奇功，今後肩負民族復興之責

任，尤爲重大。赤逆出賣民族，顛覆民國，吾浙人士，亦自願戮力以剷除之，繼續先人之志，保持此歷史上之光榮，發揚光大！」

(二)關於革除浮收問題之評論

嘉興商報對該縣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討論嚴束催徵吏額外需索一案，曾以「如何嚴束催徵吏役之浮收」一文論之。該報以爲欲免催徵吏役浮收之積弊，首當公開徵費，加厚薪給，有云：「蓋催徵爲專任的工作，苟非安定其生活，勢難令人枵腹以從公也。而王局長於蒞任之初，對於徵收吏人選，先之以招考，繼之以裁汰，治績緊張，頗有革新徵務之望，乃者時逾半載，舊態漸復，不但當時王局長手定經收員之薪率，未能照數給發，即前日被革之吏役，仍舊上櫃辦事，徵收公費，既未公開用途，坐領乾薪，頻添不少人員。私人未肯解囊，開支盡在公費，折扣剝削，在此情狀之下。又何怪積弊之未能清除也。故催徵員之額外需索。其本身固負相高之罪責，但其主管長官，亦難辭相當之咎。」

又嘉區民國日報評論，對嘉興縣第五屆行政會議之革除浮收積弊一案，提示三點：

一、人的問題，二、糧串問題，三、懲處問題，該報曾論：「治本方法謂：「需根本求內政之修明始有可言。唯治標之法，不外謹慎用人與從嚴懲之而已。是則應為稅賦當局負其責無疑也。至糧串一物，原為國家給與人民一種金錢上之憑據，既為憑據，乃應求其明白，令人易於懂解，即使有所錯誤，亦能一目了然，以免蒙蔽受欺。倘如是，料必可能減少若干浮收之舞弊，當非無理耳。」

(二)關於蠶絲問題

蠶絲一項，在杭嘉湖區為大宗農村副產，是以各報對此

問題，均不厭求詳，反覆申論。嘉區民國日報社論「救濟絲綢業」末段云：「若云救濟，當需從各處着手，始能收得實效。簡言之，對外消極的抵制人造絲之銷傾，積極的打開貿易僵局，求國際之廣大出路；對內則改良質料，提高人民之購買力。關於前者，浙蘇絲商，有在滬籌設對美生絲推銷協會之舉，其辦法固未詳見，唯值此國際貿易競爭劇烈之時，能否即此求得推銷出路，尙成問題。至抵制一項，關稅無壁壘可言之我國，尤為不易實現者。而後者，近年當局改良種之提倡，於品質方面或可有相當成效。但購買